

春風化雨



心念

心師父開示 / 見馬記

行者的一言一行，一舉一動不可不略「心念」的觀照。我來講一則古德之行徑與大家共勉。虛雲老和尚是眾所欽仰的近代高僧。最初虛雲老和尚是住在山洞修行，一日，外面下著大雨，有一隻母老虎叫著一隻小老虎到山洞裡避雨，這時候，老和尚等於身居虎穴，生命受到很大的威脅，面對著眼前飢寒交迫的老虎，老和尚卻心如止水，沒有絲毫瞋心及殺心，結果老虎似乎也通人性，只是靜靜地蜷伏在洞口，深恐打擾老和尚的清修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主要是老和尚心中所起的都是善念，自然那些老虎也能受到感通，不僅彼此不會傷害，進而彼此還能相互護持。所以，大家不要忽視「心念」對行者的

讓人放心不下，就是德行有偏，如果「做學問偏袒己見弊帶自珍」，讓人放心不下，就是智慧不足。大家既然是發一片好心來出家，且生死都要了脫了，更何況是自己的缺陷、不足，就要勇敢地面對它。深思反省，自己令人不放心的地方在那裡，不要落入人我是非的煩惱中，而更積極的是能擅取別人的長處才華，在心態上、言語上隨喜成就他人，萬不可在言語上自貶或尖酸地嘲諷他人。

滴益大師有一句話：「身見重者，宜苦行消之，貪愛強者，宜苦境鍊之，人我山高者，宜逆緣挫之」，所以，要將自己修行心境落實生活上，調柔恭敬、磨練性情，是必須經過種種事相的磨練，行者要學作大地土，堪受一切有情物的打擊踐踏，逆來順受，生長萬物也運載萬物，諸佛菩薩在因地修行時，就是這樣——「但願眾生得離苦，不為自己求安樂」，對於自己該放下什麼或提起什麼，清清楚楚，這正是我們應該去踐履的。

作務

悟師父開示 / 自序記

前幾天我在整理西序關房後面的牆上牆時，心裡直想著百丈禪師說過的這麼一句話：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」，當時百丈禪師已屆八十高齡了，依然每日隨眾出坡工作，他的弟子很孝順，心想師父的年紀這麼大了，實在不應該再讓他出坡作務，但却也不想出什麼法子來阻止，後來有一位弟子就提議乾脆把老禪師的工具藏起來，這樣老禪師找不到工具自然就不會再工作了。結果，老禪師竟然從那天開始不再進食

行者本色

心師父開示 / 見馬記

一個行者應該是坦坦赤誠的，不論什麼時候都要清楚自己到底要什麼？如果「做事虎頭蛇尾」，讓人放心不下，就表示自己能耐不夠，如果「做人寬己薄人」

中國第一比丘尼淨檢

集全傳尼丘比自錄 /

淨檢比丘尼，晉朝人。俗名仲令儀，是武威太守仲誕的女兒，家住江蘇省彭城縣（即今江蘇省銅山縣）。（以下簡稱仲女）
仲女年少時聰敏好學人人敬愛。婚後不久，她的丈夫不幸去世。頓時她失去了所有的依靠，連生活都沒有著落。在傷心絕望之餘，猛省到世間榮華富貴的短暫與虛幻，心裡不禁自問：「我到底要往那裡去？」

為了維持生活，她在遊宦的貴族子弟府中當琴書的家教，教書生活中，由於對生命答案的渴求她接觸到了佛法，這是她生命真正的轉捩點。她對佛法不斷的探求充滿了法喜；唯一的遺憾是沒有人能夠正確的指引她——當她無法解答的時候，畢竟在當時的社會女子學佛是沒有啊！
正好，那時有一位比丘尼——法始法師到宮城弘法，並在西門建立了一個道場。法始法師精通經教，於是仲女親自參訪禮座。法師的開示掃除了她積集已久的困惑。她鑲而

不捨的精進研讀。凡是向法師請教的經典，總是徹夜不眠直到了解旨趣為止。她常想：如果不趁著現在趕緊把握，深入佛法的堂奧，那麼這一個殊勝因緣稍縱即逝。
這一天，她恭謹地向法師請教：「佛經上常記載著比丘、比丘尼，可見得女眾也能夠剃度出家……請求法師慈悲成就弟子圓頂。」
「雖然西域有男眾、女眾的修行人，可是目前在中國戒法還未具足！」
「既然稱為比丘、比丘尼應該只是性別上的差異，難道說連他們受持的佛法也不一樣嗎？」
「我曾聽西域的法師說比丘尼要守持五百條戒律。我想他們的戒律就在這兒吧！待我請示和尚（註：後再告訴妳。）」
於是領了仲女到智山和尚面前請法，並提出了剛才的問題。
和尚答道：「比丘尼戒和比丘戒大致上是雷同的。只是比丘尼增加了許多微細戒。不過中國到目前為止並沒有比丘尼的戒法，所以你們

從來果禪師和虛雲老和尚年譜中，我們都能感受到，他們對佛法教法的深信切願。我現在再舉一個例子：嘉義林森路有一位林×居士，林居士，他沒讀過什麼書，但很會念阿彌陀佛，不管何時何地都是在念阿彌陀佛，因此大家順理成章都叫他阿彌陀佛。他很喜欢講經，但是他講經時總是東拉西扯，沒有章法組織，他到底在說什麼，雖然沒有完整的表達，但大家還是很高興聽，就這樣大家都跟著他念阿彌陀佛。他度了很多人，像周居士，張老師都是由他的關係而學佛的，他不懂什麼大道理，只知道念阿彌陀佛，每天一大早就念著阿彌陀佛出門去。只要聽說那個人要去佛寺禮佛，親近善知識，他馬上就放下工作陪他去，回來後再做生意，他不太會做生意，實際上他也不可能把生意經營的很好，因為他忙著度眾生。
那時候張老師還沒信佛，生了一場重病，經年累月輾轉病榻。他得悉後立即去探望，勸他讀六祖經，也常常邀幾位居士去與張老師討論佛法。有一天林居士就跟張老師說：「我覺得你書讀得多，應該發一個願吃長素，出那裡？」
在一個例子的後面寫下了林居士對佛菩薩的深信與切願。而且，這個信願可以用來加在別人身上。這不是知識可以解決的問題，也不是擁有萬貫家財，顯赫名位可以處理的問題，就是憑著一句彌陀聖號，一切不可思議功德都由這裡產生，這是很值得大家去深思的。千經萬論，一切法門同歸到一句彌陀聖號上面，只要彌陀六字洪名抓牢，定可幫助我們度過生死洪流，你們看牆上的標語上寫著，念念要迫切，要推心泣血，要由肺腑裡面念出來，大家提起佛號來——阿彌陀佛您在

歡喜讚歎，因此對他的發心修行更加恭敬。
淨檢比丘尼不但持戒嚴謹，還孜孜不倦於經教的研究探討。她對於一切的供養業之如弊，他從不掛聖個人的利益，總是為佛法的修學，大眾的利益著想。
升平末年的一天，突然又是芳香滿室，同時天空中出現了紅色的祥光，光芒中大眾見到一位手持五色蓮華相貌莊嚴的菩薩，自空中冉冉而下。淨檢法師見了這個情景就合掌安祥地告訴大眾說：「你們好好持戒修行。我先走了。」隨後騰空而去，天空中又出現了一道深刻的彩虹，直達天上。法師圓寂那年七十歲。
註一：乃西域罽賓國沙門智山比丘。晉永嘉末年來到中國弘法。可惜當時的人福報淺信心薄，無法體會和尚的德性與志業，過了幾年智山和尚就離開了中國，回到了他的祖國。

文 / 自謙

阿彌陀佛 您在那裏？

悟師父開示 / 見馬記

打佛七強調的是行門功課，不著重開示，講開示本身是輸入

知識，平時大家上課已經輸入了很多，現在既然是打佛七就只要求阿彌陀佛和你在一起，但這必須你自己用功觀照。古時候，有一位祖師，對人開示後，就站起來去上廁所，接著說連上廁所這樣一點小事都要親自去做。同樣地，我們現在尋找阿彌陀佛在那裡？也是無人可替代的。
明朝紫柏大師曾說：念佛最親切的時候，是在我們最快樂與最痛苦的時候。老實說，我們現在再怎麼痛苦還比不上一位媽媽生有一個小孩那樣的痛苦，但那是業報，是一種無奈。而現在我們所能感受的只是兩條腿的痛，這比起臨終時的痛苦相去太遠了，所以古德說：平時用功十分，痛時剩七分，而臨終時剩一分，如果痛苦時能不失念，即是正念，這正是我們要提起正念的時候，這樣才不會枉費出家一場。所謂「出家是大丈夫事，非將相所能為」，大丈夫所要做的是什麼？如果真要弘法，要走入佛陀所說的教法，不是在冷氣房喝咖啡，就可以進去的，一定得付出相當的心力才可進去，所以此刻無論如何也要咬緊牙根，再苦再痛都不能忘失彌陀聖號。

家以後也不能給你授戒。……縱使可以向大僧求受沙彌尼十戒。……可是又到那裡去找和尚尼依止呢？
仲女出家求法的決心並沒有因為這些困難而動搖。他毅然決然地落髮了。同時有廿四位女眾與她一起發心出家。她們至誠懇切的請求和尚為她們授沙彌尼十戒，之後就在西門的另一個地方修建了竹林寺。仲女的法號——淨檢。
淨檢（仍是沙彌尼）與徒眾們的共修是條不紊的。在潛移默化中達到水乳一和的淨檢和合共住。她們唯一的遺憾是尚未受具足大戒作如法的比丘尼。
咸康年間，僧建比丘從月支國取得了僧祇律的尼眾戒本和羯磨本回到中國。於升平元年二月八日，在洛陽設立戒壇，也請了曇摩羅多比丘來主持傳戒。淨檢和三位沙彌尼在戒壇上，從大僧比丘處求受了具足戒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比丘尼。羯磨那天，全體大眾都聞到了股股芬芳濃郁的香氣。沒有一個

來弘揚佛法，請你把你的病給我，你來發願如果病好以後，願意出來弘揚佛法」。話才說完，當場就吐了一口血，回家後就生病了，而張老師因為發願病情反而漸有起色。後來林居士得了肝癌，不久就往生去了。最可貴的是在他生病的那段日子，他依然是每天笑哈哈的，充滿著歡喜，並沒有因為他病苦使那些學佛的人退了道心。往生前還自己先行沐浴穿起海青跟親友告辭，然後打坐念佛安祥的走了，一點痛苦也沒有。
在這個例子的後面寫下了林居士對佛菩薩的深信與切願。而且，這個信願可以用來加在別人身上。這不是知識可以解決的問題，也不是擁有萬貫家財，顯赫名位可以處理的問題，就是憑著一句彌陀聖號，一切不可思議功德都由這裡產生，這是很值得大家去深思的。千經萬論，一切法門同歸到一句彌陀聖號上面，只要彌陀六字洪名抓牢，定可幫助我們度過生死洪流，你們看牆上的標語上寫著，念念要迫切，要推心泣血，要由肺腑裡面念出來，大家提起佛號來——阿彌陀佛您在